盧至長者因緣經

失譯人今附東晉錄　竟

若著慳貪人天所賤是以智者應當
布施所以者何我昔曾聞有大長者
名曰盧至其家巨富財產無量倉庫
盈溢如毗沙門由其往昔於勝福田
修布施因故獲其報然其施時不能
至心以是之故雖復富有意常下劣
所著衣裳垢膩不淨所可食者雜穀
稗莠麩藿草菜以充其飢酢漿雜水
用療其渴乘朽故車編草草蓐用以
為蓋於己財物皆生慳惜勞神役思
勤加守護營理疲苦猶如奴僕為一
切人之所嗤笑尒時羅睺羅即說
偈言
一所施因不同　受果各有異　信施志誠濃
獲報必心意　若不懷殷重　徒施無淨報
盧至雖巨富　輕賤致嗤笑
又於一時城中節會莊嚴屋宅塗飾
彩畫懸繒幡蓋琉璃裝飾處處周遍
懸諸華冠香水灑地嚴眾名華牖
門戶以華裝挍各各皆有種種伎樂

歌舞嬉戲歡娛受樂如諸天宮諸門
之中皆以金瓶盛滿香水諸里巷中
懸繒幡蓋散衆名花香水灑地盧至
尒時見諸人民種種會同戲舞盡歡
便生念言奴婢乞人下賤之者皆假
借衣服食美飲食我今衣服瓔珞財
實自足我今何為而不自樂疾走歸
家自取鑰匙開庫藏門取五錢已還
閉鎖門即自思念我今若於家中食
者毋妻眷屬不可周遍若至他家或
有主人及以乞者来從我索於是即
用兩錢買麨兩錢沽酒一錢買葱從
自家中衣衿褁鹽賫出城外趣於
樹下既至樹下見有多烏若此停止
烏来搏撮即詣塚間見有諸狗復更
逃避至空靜處酒中著鹽和麨食葱
先不飲酒即時大醉既大醉已而作
是言舉國即時大作歡樂我今何
為獨不歡樂即便起舞揚聲而歌其
歌辭曰
縱令帝釋 今日歡樂 尚不及我
況毗沙門
復作是言我今節慶際縱酒大歡樂

踰過毗沙門亦勝天帝釋釋提桓因
與無數天衆欲至祇桓於其道邊見
此盧至既醉且舞而歌言勝於帝
釋帝釋默念此慳貪人屛處飲酒罵
辱於我復作是念我於今者莫至佛
所先惱於彼釋提桓因即變己身猶
如盧至即到其家聚集父母僕使眷
屬於母前坐而白母言聽我愛語我
於前後有大慳鬼隨逐於我所以使
我惜不敢食不與父母及以眷屬錢
財寶物皆由慳鬼今日出行值一道
人與我好呪得除慳鬼若彼慳鬼設
復更来終不重能惱亂於我然此慳
鬼與我相似設當来者諸守門人痛
當打棒其必詐稱我是盧至一切家
人莫信其語大開庫藏出諸財物作
好飲食與其母妻及以眷屬恣令充
飽飲食已竟語守門者急速閉門慳
鬼儻来待我分付瓔珞遍賜衣服作
諸伎樂然後開門即時大開庫藏上
妙瓔珞先用與母次者與婦舍內男
女盡皆遍與其外来客亦與瓔珞及
以衣食作衆伎樂其家眷屬衆香塗

身燒黑沉水于時帝釋一手捉毋一 盧至長者因緣經 [illegible]
手携婦歡樂起舞歡娛嬉戲不可具
說舍衛城人皆聞盧至長者慳鬼得
除一切集會盡来觀之盧至醉醒還
来入城即歸己家見諸人衆充塞其
門復聞家中歌舞之聲極大驚愕作
是思惟將非是王以瞋我故將諸群
臣大集兵衆来至我家欲誅於我為
是舍衛城人因作節會盡入我家為
是諸天欲增益我来至我家作斯伎
樂為是家人破我庫藏而自飲食思
惟是已疾走衛門高聲大呵喚其家
人時其家人音樂聲乱都無聞者帝釋
聞喚聲語衆人言誰打門喚汝等且
止音樂或能是彼慳鬼還来人間有
鬼即大開門一切走避時彼盧至走
来入屋見於帝釋眷屬圍遶正處中
坐毋處其右婦處其左莊嚴衣服著
好瓔珞鼓樂絃歌飲酒慶會容色熈
怡羅列而坐盧至愕然驚問釋言汝
是誰耶来我家中放逸如是釋微笑
言今日家人自識於我其家眷屬即
問盧至汝為是誰盧至答曰我是盧

至舉家盡皆同聲指釋而作是言此
是盧至我之家主盧至尋復問家人
言我今是誰家人荅言汝之雖認似
盧至鬼盧至復言我非是鬼我是盧
至汝等今者宜好觀察顧語母言母
是我母兄是我兄弟是我弟妻者是
我所敬之妻子者是我所念之子一
切僕從盡是我有復指帝釋語家人
言此是餘人顔貌似我幻化作我我
從小來産業積聚錢財庫藏是誰幻
惑散我財物時其家人咸皆不信釋
問母言今我兩人極相似不母荅言彼
鬼形貌甚似於汝母復語釋觀汝孝
順奉事於我眞實知汝我所生子彼
實是鬼若汝二人俱孝順我我不能
別以汝孝順彼人悖逆故我定知汝
是我子迴語婦言彼是汝夫汝今何
為不相嗚捉其婦著掖而作是言恠
哉何不滅去終不為其而作婦也婦
語釋言大家我今寧在尒邊而死終
不在彼鬼邊而生釋語家人汝定知
我是盧至者何為前彼鬼使入耶時
其家人聞此語已即時倒曳盧至之

盧至長者因緣經 第六張 竟

所逢挽打棒驅令出門到里巷中舉
聲大哭唱言怪哉我於今者身形面
首為異於本何故家人見棄如是復
語左右我今此身如本身不今我之
面如本面不言語行来長短相貌為
異不異傍人語言汝故如本與先不
異復語人言我今是誰將非化作他
異人不竟為字誰我今為在何處復
長歎曰奇哉怪哉我於今者知何所
道盧至尒時如似顛狂其餘親里非
家人者咸来慰喻汝慎莫懼汝是盧
至汝於今者在舍衛城中市上我等
是汝親里故来看汝汝好強意當作
方計以自分明盧至尒時聞是語已
意用小安拭淚而言更問餘人我為
實是盧至以不餘人荅言汝實是盧
至盧至語衆人言汝等皆能為我證
不衆人皆言我等諸人皆為汝證實
是盧至盧至荅言汝等若尒聽我廣
說因緣

誰有年少人 與我極相似 共我所愛婦
同牀接膝坐 所親家眷屬 見打驅逐出
所親皆愛彼 安止我家中 我忍飢寒苦

積聚諸錢財 彼今自在用 我無一毫分
猶如毗沙門 自恣於衣食 城中諸人等
各各生疑怪 皆作如是言 此事當云何
中有明智者 而作如是言 此間婬狡人
形貌似盧至 知其大慳貪 故来惱乱之
我等共證拔 不宜便棄捨

尒時諸人聞是語已皆悉同心咸言盧至汝今云何欲何所為盧至即時而作是言汝等諸人為我集會明日當共至於王所衆人咸言明當送汝至於王所至明日已諸人言曰善哉善哉今正是時盧至即言此是大事我於已財不得自在汝等若能貸我錢財若我得者當償於汝諸人皆言隨所須欲當給於汝又問欲須何物尒時盧至長者而言今汝與我二張㲲来使直四銖金當上於王諸人皆笑作是念言盧至先来不曾有是念言四銖乃是大施盧至尒時即挟二張㲲到於王門語通門者言我於今者欲有貢獻時守門人極驚笑言我於三十年中未曾聞彼来至門中有所貢獻今日云何卒能如是時守門

者即入白王合掌而言未曾有也盧
至今者在於門中欲有所貢王意沉
審不卒瞋喜但自思惟今日將不因
於節會有諸人等來至門中盧至慳
悋亦復不應來至我門守門之人不
應於我而作調戲意為云何我不能
信夫為王者譬如大海不逆細流寧
可計其財物多少王於尒時即便聽
前王作是念而此盧至稟性慳悋將
不死到卒能如是即時盧至共於衆
人往到王所欲出二氎用奉於王以
手挽氎其腋急挾挽不能得便自迴
轉盡力痛挽方乃得出既得出已啼
擇即化作兩束草顧見草束生大慙
愧即便坐地王見如是即起慈愍而
語之言縱令草束亦無所苦欲有所
說隨汝意道盧至悲噎歔欷而言我
見此草者慙之盛不能以身陷入于
地不知今者為有此身為無此身知
何所云王聞其言特生哀愍問傍人
言彼今哀塞不能得言汝等若知其
意當代道之傍人荅王盧至今来仰
白王者不知何人形貌相似至於其家

中詐稱盧至能使家人生其愛著散

用財物一切蕩盡使其家人都不識
别驗其令出逐如路人以是之故其
心懊惱不能出言王言若如此者實
應苦惱何以故自己財物為他所用
雖復如是我當斷理使其還得室家
財物王復言曰世間之人雖形相似
然其心意未必一等雖心相似然其
形體隱屛之處有諸審事可不相知
必有小異汝莫愁憂我今為汝當細
撿挍時有一臣名曰宿舊即起合掌
而白王言善哉大王王之智慧慈惻
阿枉正應如是尒時宿舊即說偈言
憂苦怖畏者　王為作救護　貧窮困厄者
王當作親友　正直修善者　王共為法朋
於諸惡行者　王為作鳥鉤
尒時盧至五體投地而白王言我家
審弃舉起財寳之處彼終不能而得知
處我身有審事何必能知唯願大王
為我撿挍王即遣使往喚彼人似盧
至者語令疾来即便喚来即至王所
在一面立王形相二人不能分别王
諦觀之生来曾有想年絕相貌形體

大小面目語笑顏色皆同如幻化所
作等無有異今此二人在我前立不
可分別使我驚疑王問喚来者言汝
為是誰便自慨歎而言我今徒為此
生不如其死我今云何生長王國不
為王識方問我言而名是誰王小懃
赦此實盧至語前者言汝今復欲何
所論道盧至荅言我是盧至彼非是
也王言汝今二人如鏡中像色貌一
種云何可別盧至白言以是事故我
先歸王若似有人病痛苦厄急難恐
怖悲歸於王王言實尒我所以愛人
祖賦正為是事王小思惟語帝釋言
我欲問汝盧至為性慳貪汝好惠施
其性各異汝今云何言是盧至帝釋
荅言王今應作如是細問實如王言
雖尒我親自從佛教慳貪之者墮餓
鬼中百千万歲受飢渴苦求索膿血
屎尿不淨終不能得如毛髮許清冷
河泉變成流火我聞慳貪有如是過
畏怖因緣欲捨是惡以是事故即便
捨慳施心即生王言實有是理如似
垢衣灰浣即淨煩惱垢心聞法即除

王語諸臣如是二人云何得知一是盧
至二非盧至宿舊荅言問其家中所
有審事者有同異然後可知王言我
事猥多不得細問如汝所言應如是
問即分二人各置異處而便問言汝
今內外親屬年紀大小頭數名字家
中所有屋舍門户及以財物一切庫
藏地上地中種種諸物各自記之
明作書疏時速持来而此二人各持
書至一切所有隱審之事及以書迹
悉皆一種王見是事生未曾有想如
我今者盡其神思種種籌量不能分
別此非人事必是非人所為王言還
喚此二人来到我邊王久看已語使
人言喚其母来便即喚来其母到已
向王拜敬王合掌言我亦敬老老母
白言願王万歲離諸怨害修福不從
王勑敷座命老母坐王語母言今此
二人誰是汝子誰非汝子帝釋審語
母言莫復更使見苦如前母言子汝莫
慈也老母敬白王言此兒慈孝種種
供養孝順於我此是我子彼不恭孝
常於我所無親愛心知非我子而此

二人雖知好醜言音相似我亦不能 [illegible]長者因緣經 第十二張
別王復問言我欲更問餘事汝養此
兒自小之時及以洗浴頗見身上隱
屏之處瘡瘢黑子私密之事記識以
不母言有之帝釋思惟我今所作當
同老母帝釋于時諦聽母語母語王
言我兒左脅下有小豆許瘢帝釋念
言假使有瘢如須弥山我亦能作況
復小瘢即便化作王即念言我今斷
事必得決定王言汝等各脫左腋高
舉其臂既舉臂已見兩瘢一不異王及
羣臣大聲而笑而作是言如此之事
未曾聞見能使人笑能使人怖能使
人疑此為奇事甚可怖畏王語羣臣
如此之事非我所了當將此二人往
到祇洹至于佛所必得決了發我此
闇慶會之樂王時即說偈言

佛日久已出 能救濟世間 解脫諸過惡
乾竭愛欲海 面如盛滿月 神通具足眼
三界悉欽養 一切中自在 大悲者必能
除滅我等疑 一切皆稱讚 此事為善哉

說是偈已王及羣臣各自嚴飾天冠
上服珠瓔珞莊校其身執持香華

各隨王後以二盧至置二輿上種種
莊嚴時王自乘羽葆之車作倡伎樂
百千万種隨從王後往到祇洹捨王
五種天冠寶蓋刀劍草屣及摩尼珠
整其儀容往至佛所尒時世尊天龍
八部四衆圍遶王及大衆五體投地
為佛作礼起已合掌而白佛言我及
三界愚闇所覆不別真偽唯佛意清
淨一切衆生為百千煩惱之所熾然唯
佛世尊寂靜除滅一切世間皆為生
死所縛唯佛一人獨得解脫為諸衆
生作真親友一切盲冥佛為作眼我
等種種因緣不能分別如此二人誰
是盧至誰非盧至將二盧至著於佛
前一切諸人各默然坐化盧至者神
色怡悅種種嚴飾瓔珞其身默然而
坐真實盧至顏色憔悴著垢膩衣塵
土坌身極生憂苦而作是言世尊大
慈救濟一切願救濟我尒時帝釋見
其愁悴而自微笑波斯匿王從坐而
起合掌問佛言於此事中佛能證知
一切衆生為煩惱所闇唯佛世尊執
慈慧炬導諸衆生解脫之路如大醫

主亦如導者能施一切衆生無畏亦
施一切衆生善根之財摧滅結使故
名大仙善哉世尊願以智火燒我煩
惱媒網稠林唯願世尊斷我等疑今
此二人誰是誰非尒時世尊舉相好
莊嚴之手語帝釋言汝作何事帝
釋即滅盧至身相還復本形種種光
明以如意珠瓔珞其身合掌向佛而
說偈言

常為慳所伏　不肯自衣食　以五錢酒麨
著鹽而飲之　飲已即大醉　戲笑而歌舞
輕蔑我諸天　以是因緣故　我故苦惱之

佛語帝釋一切衆生皆有過罪宜應
放捨尒時盧至語帝釋言我辛苦所
集一切錢財汝不用我財物偶耶帝
釋言我不損汝一毫財物佛語盧至
還歸汝家看其此物盧至言我所有
財物皆已用盡用還家為帝釋言我
實不損汝財毫氂之許盧至言我不
信汝正信佛語以信佛語故即得須
陁洹果時天龍八部及以四衆見聞
是已得四道果種三業因緣諸天四
衆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盧至長者因緣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